

聖心報

善惡與良知久人圖



天主降生一九四〇年民國廿九年十二月

第五十四卷

第十二期 No. 642

雜志：農村青年 三五三

附錄：扶助傳教的各種事業 三五六

首六默想：敬禮聖心職務默想 三五七

神修指導：攻打自己 三六二

傳記：庇護十一世傳 三六六

聖心家庭：孩子們底良心 三七〇

基督教徒：聖潔的愛情 三七五

小說：初宴 三七八

公教益聞 三八三

三八四

號七九四二第字譽記亞部政內
編輯局新嘉坡總局政郵華中



虔望彌撒
實領聖體

四八·五一
三五·七八一

恭拜聖體

二九·三七五
二五·六一四

神領聖體

一三二·八七六
一九·七八〇

早夜課等

一五六·七二〇
三四·五四六

誦玫瑰經

一五六·七二〇
三四·五四六

公私省察

勝己首惡
舉行聖時

傳揚聖心

一八·七六九
二九·七五六

教靈工夫

三一四·七六
五四·三二二

神形哀矜

苦身克己
忍耐冤苦

喜盡本分

三二·六一七
三·四七九

善守罷工

三八·五七六
九六·五七五

看聽聖書

八四·六一七

拯救煉靈

爲臨終者

寶心聖藏

寄到寶藏處所

上海○大通路小德肋撒堂 徐淮男
女公進 徐淮女聖母會 徐淮男
濟大修院 徐淮女聖母會 徐淮男
中學 洋涇浜若瑟堂 徐淮男
濟聖母院 徐淮女聖母會 徐淮男
耶蘇會初學院 徐淮女聖母會 徐淮男
海門 徐淮女聖母會 徐淮男
南京○○無錫三里橋天主堂 聖體軍
徐州○○蘆丘爾修院 五段天主堂 聖體軍
蕪湖○○貴池若瑟小修院 貴池聖心
寧波○○聖母院修道生 聖母院
徐淮女聖母會 徐淮女聖母會 徐淮男
正定○○北堂 萬桑醫院 光華女校
北平○○揭陽 萬桑醫院 光華女校
仁慈堂 樹林

介紹「往訓萬民」

「往訓萬民」一書，爲安慶教區蕭傑一司鐸所編，第一集已於本年七月出版，計四百餘頁，都十五萬字，定價一元八角。

第一集由聖誕前第四主日到來朝後第六主日，每主日道理三篇，皆取於主日聖經；以下兩集及瞻禮道理亦同。蕭司鐸現於傳教餘暇，從事主日書信之譯述，讀者如欲先睹爲快，可定閱安慶教務月刊。

教務倥偬，無暇預備講道之司鐸，如手頭備有「往訓萬民」一書或「安慶教務月刊」一份，必能得力不少。

教宗比約第十

北平公教教育聯合會出版

初小
高小
初中 公教道理教科書

我們要還沒有認識十字真光的農村青年，早些歸到善牧的羊棧裏來。



新禱總意

農村青年 江秋

我們要公教的農村青年，根據公教立場，在神長指導下，開始組織起來。對於這點，我請做個簡單的檢討。

★ ★ ★

誰當發起組織公教農青運動？

誰都曉得：中國是個農業國，農村青年佔着最重要的指數。可是誰也都曉得：中國的農業，爲了未能利用科學方法，質上量上，到處露着落伍狀態。關於農村青年的組織，更沒有什麼成績可言。

那末普世的新禱會友，爲本月總意代禱的時候，首當想到中國的農村青年，而我中國的新禱會友，假使只爲中國的農村青年祈禱，也不能說有什麼不是之處。

★ ★ ★

爲中國的農村青年求天主，我們究竟要什麼呢？

我以爲最適宜的，是各地的本堂神父；因爲他們不但熟悉鄉村的實際情形，並且爲了職務上的關係，在農村青年身上，每具有一種特殊的勢力。這裏，不要懂錯，我說本堂神父是發起公教農青組織最適宜的人物，我並不說，他當獨攬大權，包辦一切；相反，他只當立於指導的，贊助的，顧問的地位。至於農村青年組織的實際主人翁，還當是局內的農青；因爲這樣，農青組織才能是健全的，有生氣的，和名實相符的。

組織公教農青的目標在那裏？

在使農青們更加認識基多，更加愛慕基多，更加效法基多。那末，假使聖母會每週有會期，祈禱會每月有集會，農青會友也當隨時召集，共同聽回道理，辦個神工，望台彌撒，領次聖體，秋收冬藏，乘西疇多暇之際，一年一度，還可請位神父，引導他們舉行聖依納爵的神操。

我們中國的文盲太多了，農青中目不識丁的，比比皆是。公教農青會對於這點，萬不可疏忽。最好設法開個農青補習學校。

記得五年前，當我服務松江光啓中學的時候，縣教育局來了一件公文，要求我們設立一個民衆補習學校。那時，校中正在建造大禮堂，和高中教室：泥水匠，木匠，漆匠，小工，校役，總有數十人。我見民衆補習學校的學生，已有着落，接到公文後的明天早上，一輛黃包車，趕到教育局，拿了三十本教課書，三十塊石板，一盒石筆。當夜七點三十分，叮噹清脆的鐘聲裏，我的赤腳袒胸的大學生，都興高采烈地，第一遭踏進他們的教室。點名完畢，我算得兩打半。

發好了書，石板，石筆，我叫他們選舉一個班長，經過了幾分鐘的我，你，他，泥水匠黃阿三當了選。

開宗明義，我先給他們講了補習學校的目的，看他們很感動。我的教法是這樣的：先用三十分鐘，教他們識字：字的口音，和字的意義；繼用十五分鐘，教他們筆算；最後的十分鐘，完全用在各種常識上。兩月以後，教育局派人來舉行考試，認為教導有方，成績可觀，一概准予畢業，並發給證明書。

我寫上面兩段文字，我要人家知道：辦民衆補習學校是容易的：因為經濟是不為成問題的，這是第一點；第二點呢？這些失學的人們，為了已經嘗過做文盲的苦處，大半是能全力以赴的。

農青的消遣問題，也是不當忽略的。
★
★

一般地說來，農暇的當兒，他們的光陰，十之七八，消磨於茶館裏：推牌九，打麻雀，聽說書。這不是可憐的嗎？

為我們的農青，最好創立一個俱樂部，使他們能得正當的消遣：足球哪，網球哪，籃球哪，跑哪，跳哪，遠足哪，電影哪，扮演文明戲哪，都是很好的。

★ ★ ★

假使一個農青會的指導司鐸，能送幾個農青到個農業學校裏去，讀幾年書，以作將來改良本地農業的預備，這自然是最好沒有了。

平常也可請個長於農學的人，為農青做幾個關於農業的演講，使他們漸漸知道運用最新的科學方法，而能得到更好的秋收。

此外，還可以組織幾個農業合作社，使農青能用最經濟的手續，得到最豐富的成績。

★ ★ ★

一九三五年九月，第一屆法國全國農青大會，遺給了我們不少珍貴的鱗爪。

「我們種田人，在平安時，把麵包供給法國；在戰爭時，把鮮血獻於法國。種田人，這個我們的名字，真正是我們的顯貴頭銜，最足以使我們自鳴得意的。」這幾句話，是一個年方二十的農青所說的。

「我們種田的子弟，我們深信：我們的職業，是衆職業之首。這個職業使我們當首領，有權威。叫我們種田人，不是藐視我們，却是重視我們，承認我們的能力：我們是國家的基礎。」這是一個身子魁梧的

鎮長的報告裏的一段。

「愛田，愛家，愛村，這是農青的三種愛。最後的愛，常與前兩種的愛，緊緊聯結着的。農青愛他們的村莊，要它是活的，快樂的，充滿友誼的。」

「農青是建設者：身為信友，他們要奉事甚多；為愛他的緣故，他們要為他們，和他們的親戚，尋求正義；他們要在和平的空氣裏，建設愛德的國家。身為農夫，他們常依戀着他們的土地：耕田的工作是苦的，但也是最美的。」

「公教農青是誰？二百五十個青年，拋了束束的牛草，不顧將來的狂風暴雨，從四十公里外跑來，送一個同志落葬。」

「公教農青是誰？一個農青支會會長得了急病，要求終傅，一切聽天主安排，并犧牲自己的性命，為他的同志，和他的農青會。」

「公教農青是誰？一支隊農青，各自携着農器，來為一個因病臥床的農夫，收割他的莊稼。」

「公教農青是誰？一個青年農夫，每主日走十二公里，為去望彌撒領聖體。」

「公教農青是誰？一個二十四歲的青年，開始坐

硬板凳讀書，預備當個農會的會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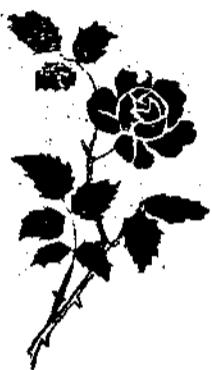
「公教農青會是什麼？是個復興公教，復興農村的大運動，是個赤胆忠心，犧牲仁愛的學校。」

上面幾段，都是從該屆大會報告裏節譯下來，恕不另加註釋。

★

讀者諸君，你們看公教農青的精神，的使命，不是最偉大，最莊嚴璀璨的嗎？

請衆同禱！我們在本月裏，按着這個爲我們中國最有關係的新禱總意，因基多，同基多，在基多，熱心一致地好好兒求他的聖父吧！



扶助傳教的各種事業裏，最偉大的，要推下邊三種機構、
一傳信會 傳信會的宗旨，在收集哀矜，幫助各地傳教士，發展他們的工作。各地教區的分割，修道院學校的建設，每蒙它的資助。

二聖伯多祿資助神職會 這個善會，專爲培植和發展本地神職班而設的。本地神職班的培植，是現代公教傳教區域內最重要的事情。我們怎樣可以不爲這個善會的前途，多多祈禱呢？

三聖嬰會 聖嬰會的目的，在集合普世公教兒童平日節省下來的零用，去救濟外教的嬰孩。靠它的幫助，每年公教的育嬰堂，孤兒院，施醫局，援救了無數的教外兒童，有時只救了他們的靈魂，有時兼救了他們的肉身。這實是世界上一總慈幼事業中，最偉大的一個善會。

我國許多傳教事業的得以推進，也是因了以上三種善會的資助。爲此我們該本着知恩之心，爲這三種善會祈求。並且這三種善會在我國，已有萌芽；尙祈吾主聖心，賞賜它們在我國發榮滋長，而造成我國教友自力傳教的基礎。

祈禱附意

救助傳教的各種事業



敬禮聖心十二職務默想

第三職務：轉求者 洗耳譯

吾主耶穌舉目仰視天主聖父，顯露出被人刺傷的聖心，伸出那有釘孔的手足給聖父觀看，好像說：「我父，看啊，這便是我爲了那些不肯祈求你的人們，做過的事情，受過的痛苦！」

主啊！求你教訓我怎樣祈求吧！求你賞賜我憑着純潔的意志，並和你一心相契的忠忱，把我所有一舉一動完全化成祈禱。

轉求是最好的中介工作

我們在某些行事中，我們所有全部的能力，都用來爲引入歸向天主：這便是傳教救靈的直接工作。天主喜歡這種工作，也要我們幹辦這種工作。不過這種

工作不一定有效驗；它的影響，也是有限的。

只有一種中介工作是到處通行而又決無錯誤的：這便是祈禱。講到轉求兩字的意義，顯然是屬於居間作介的性質；轉求就是替人代懇的意思。所以耶穌聖心既然已經召我擔任中介者的職務，如今自然也要我同他一起，也像他一樣，盡這轉求者的職務了。

吾主曾教訓我們說：「求則得，寃則獲，」既不附以條件，又不加以限制；又曾說：「凡是你們因我的名義向我父祈求，他就賜給你們。」吾主的話是不會虛妄的。有時候我們向天主求恩，却沒有得到，這是因爲我們不曾「因耶穌的名義」祈求。往往我們愚昧無知，只圖世榮世福，不知自己所求的恩典利於肉身，却不利於靈魂，甚至非但無益，反足貽害身靈，天主看得明白，見得眞切，當然不願，也不能俯允所求了。這樣的祈求，不是因耶穌的名義，却是因我們自己私慾偏情的名義，無怪求而不得呢！

要是我們祈求天主聖父賜人認識聖心，求天主聖神賜人愛慕聖心，求聖母瑪利亞運用她的權能，使人認識她的聖子，這樣，一定可說是因耶穌的名義祈求了，也一定要蒙主俯聽，毫無疑惑！

天主聖父最願意沛降恩寵，導引人靈，使人認識愛慕他的聖子；但天主不願無端加人恩寵，必須人自己向他祈求，才肯賜給。凡是遠離天主的靈魂，正因他沒有天主的寵照，以致不能從事於祈禱，所以格外見得困苦堪憐。這些人和天主相離越遠，越需要天主的聖寵，引他們回頭歸向天主；然而要他們自己去求得這回頭的聖寵，却也越見得難！那麼，難道他們的永死就此判定，就此失落靈魂，無法挽救嗎？

幸而天主無限仁慈，覓得援救他們的方法。他們自己不知道祈求；却不妨由他人轉求代禱，他們也可以因此獲得援救。這正是聖教會諸聖相通功的效果。

轉求代禱的善會

耶穌基多，是轉求者的模範。依着聖保祿宗徒的話，他專務轉禱工作，不停為我們代向天主聖父，乞恩求救。如今上天下地，所有轉求代禱的天神聖人和世上的人們，大家效法基多，跟在基多後面，一齊跪在天主聖父台前，懇求聖父普賜恩寵，拯救世人。

如今世界上不知有多少男女信衆，拋棄了世俗中虛偽的福樂，在修院中的陋室裏或在莊嚴的聖殿裏，

俯伏在天主台前，虔誠懇禱，晝夜無間。更有許多司鐸修女，正式領受了轉求代禱的使命，每天要恭誦「大日課經」；縱然職事繁重，終日勞心勞力，疲憊不堪，也勉力盡好這神聖的職務：有的在公堂裏或是修院聖堂裏，公同念唱；有的在經堂裏，私室裏，獨自虔誦；也有在城市裏，或是山林中，麥田裏，旅途中，或是傳教區的小茅屋裏，隨時隨地，歛神祈禱，為聖教會這大家庭轉求。

此外，還有許多雖然沒有正式接受職務，却因出於愛主熱情，自願忙裏偷閒，或在養神休憩時，多作幾回祈禱，求主援救人靈。最後，更有一班人，如祈禱宗會的會友們，早晨一醒來，便奉獻這一天的祈禱事工，神形困苦，想着為他人轉求代禱，因此，就把一天中所有一舉一動，完全化成代人祈禱的轉求工作了。這樣，從世界這一端到那一端，不論白天黑夜，這偉大的精神集團，無數靈魂組織成的專務代禱的志願隊，就常在天主台前，俯伏乞憐，為那些背叛天主的靈魂，代求恩赦；為那些傲惡極深，妄自尊大的人們，代認卑微；為那些目盲心硬，頑梗不化，毫不知道祈禱的人們，代求代禱。否則這些人，以至全世界

人的靈魂，就不能得救，永陷沈淪。

我們仰觀宇宙，但見日月星辰，朗照運行，依著天主上智奇妙的措施，各循正軌，旋轉不息；俯視地球，則見芸芸衆生，紛紛擾攘，在名利場中，爭相角逐，雖則富貴榮華只如過眼浮雲，轉瞬即逝，人們却醉生夢死，竭力營求；再看世事變遷，滄桑屢易，國家盛衰興替，忽而崛起，隨卽滅亡；祖宗創業艱難，子孫一朝敗盡；思想學說，偶或稱盛一時，不久倏已衰落。稽諸史籍，便知人事演進，雖然變幻多端，終如繁花一現，恰如伶人袍笏登場，一到劇終人散，轉眼便成過去。可是在人方寸靈台中，自從人類原祖逆命以來，曠古迄今，世世代代，演着一種永遠不變的鬥爭，「善和惡間」、「天主和魔鬼間」的鬥爭。

全善的天主但願拯救人靈，萬惡的魔鬼只想陷害人靈。照理，人自必喜愛天主，厭惡魔鬼了。無如人有私慾偏情的牽累，偏不肯歸向天主，反願和魔鬼接近；必須天主加人聖寵，使人想見天主的美善，人才願意歸向天主。但是，那些良心泯滅，怙惡不悛的大罪人，天主的聖寵早已斷絕了，怎能盼望他改過遷善呢？可幸，他自己雖然不會招致天主的聖寵，却也未

嘗不能因着他人的轉禱，蒙主垂憐，恩賜一綫寵光，助他奮鬥，使他能戰勝魔鬼，去惡從善，因而救得靈魂。不過天主賞賜人這樣的聖寵，要看人的祈求是不是懇切誠摯；天主為拯救人靈所頒恩寵的多寡強弱，慣常總以轉求代禱者的功勳勞績為比例。因為天主的聖意，原是這樣安排的。

所以祈禱宗會的會友們，你們原是和代求天主聖父寬赦人罪的耶穌聖心相合作的人。如今明白了這端道理，仔細默想一回之後，該覺得多麼欣慰，該多麼奮勉力行，跟在耶穌聖心後面，和聖心一起為罪人們轉求代禱啊！

常行不輟的轉求

吾主耶穌曾說：「該常行祈禱，永不輟止！」只要我仔細想一想必須轉求代禱的緣由，就不難明白該常行不輟的祈禱了。

但是我自己的靈魂也可憐得很呢！肉身上又這樣那樣那樣這樣都少不得，而且經常歷久的事情，做起來，不久就要覺得厭倦，覺得乏味。這祈禱的神工，有時候也是極艱苦的。我怎能專心一志常行不輟呢？

該知道：吾主耶穌的意思，並不是要我時時刻刻，跪得端端正正，念經念個不停，使我念了幾天就厭倦。我們不妨隨時念幾遍簡短的誦句，念了再念。這些向天主呼籲的誦句，好比向天發射的號箭，使我在日常操作中，因此常能和天主相契合。要是我每天按時念幾遍誦句，那真是毫不費事，我還能推托不念嗎？

然而這些誦句雖則簡短便利，却也不能常擺在人們嘴脣邊，念個不斷頭。天主還賞給我們另一種祈求

她的好方法。聖奧斯定曾說：「你做一切的事情，就該好好去做；這樣你一面做事，一面就讚美天主。」只要我們靈魂上有天主的聖寵，和天主相契合，這聖寵就和我們本性的能力相合作，協助我們所有一切善功，義舉，以及一切合於人類理智的行為，使這些工作和行為都有超性的價值，能够中悅天主的聖意，獲得天主的眷顧。我們可以把這些工作行為，奉獻給天主，聯合了全體義人們所有聖善的事功，和他聖子耶穌基多的洪勳併在一起，依據諸聖相通功的信條，納入聖教會的無形寶庫，成了爲人們轉求代禱的神工。

所以，我們只要靈魂上有天主的聖寵，每一次盡着做人做教友的本分，就給這種繼續不輟的祈禱神工

添上了一分力量，可以平息一分天主的義怒，使天主多頒賜一分聖寵，拯救世人。因此聖教會恩賜祈禱宗會的會友們，凡是和耶穌聖心聯合作成的善工，每一件可得一百日大赦。這樣說來，我們每一天所盡的本分，或是只因理性的督促而做的小事情，小動作，細算起來，正不知有多少；因着天主的聖寵的合作，一舉一動，都有超性的價值，爲罪人們轉求代禱，該有多大的效力啊！

假使有一個人，手裏握着一把銅子，只說了一句話，或是只做得一個手勢，就可把銅子變成金元，我們要想這人必定要成個大富翁，若他不肯說那句話，做那個手勢，以致不成大富翁，那真是太沒道理了。如今我們只須念一遍「獻功誦」，便是不出聲，心裏默念也不妨，只要每天早晨一醒來，就想着把今天一天的祈禱事工，神形困苦，全獻給天主；這就把我們每天所有最簡單最微細的行為，一齊變成極有效力的代禱轉求。這樣求天主頒賜恩寵，這種常行不輟的轉求，簡直再容易沒有了。我要是再不把這件事放在心上，那真是太糊塗了，而且也是罪不容辭呢！

「耶穌聖心，我因瑪利亞無玷之心，將我今日祈

禱事工，神形困苦，全獻於爾，用補我等愆尤，成爾

諸凡意願：」

耶穌啊！如今我把一切奉獻你；我的一呼一吸，一思一想，一舉一動，心房的跳躍，耳目的視聽，唇舌的啓閉，手足的運用，身軀的行止，連我的願望，我的遺憾，全都獻給你。我也要奉獻我的神形困苦；肉身上的疾痛，窮困，精神上的悲哀，鬱抑，靈魂上的憂傷，悵悶。耶穌啊，一切都屬於你，除了罪，都是你的；我的罪使你歎息痛恨，我今深自愧悔，但願沒有犯下。我所有的一切真是微乎其微，等於烏有，然而我還是要奉獻給你；因為我和你同勞共苦，同作共禱，同生共死，就成了你聖寵的工具，做了你神工的合作者。

嘆！我的救贖恩主，求你不棄卑污，收納我所有微妙的事工，用你的聖寵，如數化成連續不輟的新禱神工吧！但願我一生一世，直到臨終氣絕，一分一秒的光陰，全部化成愛主愛人的善工，為那些輕慢凌辱你，不知道愛慕懇求你的人，替做補贖，為他們轉求代禱。

編輯室 江秋

王昌祉神父的「攻打自己」和他的「認識自己」

幾個聖心報的讀者，要求我們在本報內，增開信箱一欄，以供信友們質疑問難之用。查歐美聖心報向有此例，我們也就勉為其難吧！

中國祈禱宗會總秘書處編輯之一九四一年祈禱宗會總附意手冊，至今尚未出版，本館為應付需要起見，僅將一月的祈禱總附意，先為譯出，但將來正式譯文，自當以該總秘書處所譯為憑。若干本報的讀者，看到戰幕揭開以來，公教刊物大半停頓，以致信友的精神食物，感到非常恐慌，爰向我們提議：從明年起，將原有篇幅擴充三分之一，藉以聊解燃眉之急。編者向各方面幾經商榷以後，覺得我們為維持現有的篇幅，無論在經濟上，在編輯上，已弄得苦不堪言。提議的諸君，請你們原諒我們的一方命之咎吧！



攻打自己

王昌祉

攻打的式類

乙，預防的攻打　預防的攻打，第一是在遠避罪機，犯大罪的近機會，一般真心痛悔定改的教友，都有嚴分該躲避。有志神修者，更該盡所可能，躲避犯大罪的遠機會，和犯小罪的近機會，陪着朋友進這娛樂場所，為我只是犯大罪的遠機會；但我既然要做預防的攻打，就該克制好奇心，或怕臉面，或討人喜歡等俗見，婉言辭謝不去。這本書，雖然並不露骨地講壞事；但我為躲避小罪的近機會，沒有正當的緣故，我寧願不看。某人，我同他講話，總要不知不覺地議論長上，誣毀他人；我就不去見他，至少設法不和他延長談話，到某家裏去，能有邀請參加賭博的危險，我

就留意不去。原來有志神修的人們，雖然存着一片好心，却仍犯了許多外面可見的小罪，有時竟實在該疑惑自己犯大罪沒有；都是因為不小心遠避一切犯大罪的遠機會，和犯小罪的近機會呢！

如果我們犯罪的機會，只在外面的人地事物，那麼不犯罪可容易了。可憐許多犯罪的機會，就在我們自己身上，就在我們自己心裏。為此，我們預防的攻打，格外是在管理克制自己的「外我」「內我」。

外我方面的預防的攻打，就是謹慎守好五官：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我們都知道，端正是潔德的圍牆，守好端正，就可避去許多危險的誘惑。但是人前端正，私下端正，必須把我們的肉身緊緊管束住，把我們的好奇心貪懶等劣情時時克制着，實在是很艱苦的事。這預防的攻打，有志神修的人，該勇敢舉行。

外我方面，比較有捉摸，因而比較容易下手，容易成功；為此神師們勸初步修德的，先從這點做去。內我方面預防的攻打，為一般膚淺輕浮的人，每每無從捉摸，或竟然毫不領會。他們雖然知道謹守五官，但毫不懂得守住自己的心，管束自己的像司記含。

紀律自己的思想。他們常是心猿意馬，在內我方面預備着許多接受誘惑的資料，又怎能做到眼不妄看，耳不妄聽？有志神修的人，該謹守五官，更該嚴密管束自己的內我。該管束住自己的像司，不許它把有危的，無益的想像，呈現出來；相反，勉強它呈現聖善的想像。——聖依納爵的默想附規，原是這層宗旨。——該管束自己的紀念：不許它紀起閒事閒話，更不許它記起惹動偏情的事情；相反，勉強它記憶吾主奧跡、聖經寶訓，記憶各種經文，記憶聖書中的大意。該管束自己的思想；不許它胡思亂想，不許它想自私自利，不許它想有害的，無益的事情，不許它多想世俗肉身的事情；相反，勉強它多想超性的事情，多想着天主耶穌，想着怎樣光榮天主，救己靈魂，救人靈魂！不但在默想中，在看聖書中，在各種神業中，專心一志，就是在神業以外，在不妨碍職業本分的範圍內，多想神事，少想俗事。該管束自己的心：不許它貪戀世人世物，貪戀世福世樂，不許它隨風吹動，時而喜，時而悲，時而興奮，時而擾亂；相反，勉強它一心向慕天主，向慕天上事物，勉強它常常心平氣和，惟願契合主心，承行主旨。

我們如果這樣嚴密地管束好內我，那外我也自然而然的管束好了。但是我問問自己，我怎樣管束了我的像司記含思想和心呢？恐怕我該慚愧：我終日只是胡思亂想，只是俗念俗心，以致犯了許多罪過。啊！這預防的攻打，爲我真是多麼緊要呢！

丙，積極反攻 預防的攻打，固然可使我避免許多誘惑，拒絕敵人於國境之外；但，常取守勢，終非妙策。因爲一則不勝煩勞，二則防不勝防，偶有疏忽，魔鬼便乘隙來侵，或者誘惑猛烈，預防無效。爲此，專務神修的人，更該向歹我積極反攻：不垂手等到它來侵犯，也不只預防它的謀害；並且要去找住它的據點，竭力攻破它；或剪除它的爪牙，摧殘它的勢力，使它不能加害，不能拖我犯罪。

反攻的第一要着，是在拔除我神事上的愚昧。只明白神修的事情，而不切實舉行，這是斷乎不够的。但愚昧實在是人類的大弱點，神修的大障礙。許多人雖然像熱心，雖然有修德的志願；但什麼是真熱心，他們不懂得；什麼是真德行，他們也不懂得。他們往往辨不清什麼是應排斥的俗念肉見，什麼是應順從的主旨神光。他們又想救靈魂，又想救肉身；他們想享

天堂永福，却又捨不得世財世福。他們對於聖經的寶訓，雖然或聽或讀，却終沒有仔細體會到自己身上。他們像是怕犯罪，但他們果真懂得罪的醜陋凶惡嗎？他們像是願意愛慕天主，但他們果真懂得真愛情的代價和證據嗎？他們願意改毛病，却認不清楚自己的毛病，也不知改毛病的切實方法。有些人，更於愚昧之上，添加了許多錯謬的成見。粗淺的成見：若享樂主義，金錢主義，榮譽主義，權勢主義，精微的成見：若我凡庸劣弱，不配修成；我要立刻成大德，我要巧妙便宜的方法，不須努力而可修成德行；我只須外面無大過失；我一定不會有這毛病；我為修德行一定要這般這般做……這些錯謬的成見，其實不過是愚昧的一種。但抱着這些成見者，不肯自認愚昧，因此自己欺哄自己，更難解除愚昧的毒害。

有志神修的人，若中了愚昧的毒害，那麼他預防的攻打是不中用的：因為他堵塞了些不險要的關口，他僅讓敵人明槍暗箭，攻打他的腹心。他抵抗的攻打是不中用的：因為他每每認錯目標，「認賊作父」，把「歹我」當做「善我」；即使不認錯，他也往往不知道怎樣抵抗，該退避的不退避，該猛拒的不猛拒。

爲此，我們要攻打自己，總該攻打自己的愚昧。并且神修是一件大學問，愈上進，愈蒙着聖神的光照，愈覺得有不明瞭的事情，愈覺得自己的愚昧。所以我們按着各自的程度，常該做拔除愚昧的工作。

至於拔除愚昧的方法，先謙遜承認自己的愚昧，再聽從聖道，閱看聖書，就正神師，另外用默想省察的工夫，仔細查考自己的靈魂，體味吾主的聖訓，順從聖神的啓迪。這裏不能細講。

反攻的第二要着，是在拔除歹習。一個人犯罪成了習慣，自然極容易再犯。有了大罪的歹習，自然容易犯大罪；有了小罪的歹習，自然容易犯小罪。爲此「密審其習惡而痛斷之」，實在是神修要務。我們該把歹習查明清楚，再努力去拔除。否則預防呢，防不勝防；抵抗呢，無力抵抗。

有志神修的人，大罪的歹習，諒來是不有的，一但是，並非不能有的：或者肉情未馴服；或者如同誹謗記仇等歹習，犯的人自以爲無關係，其實屢次是極有關係，是更遭吾主的厭惡哩。——至於小罪的歹習，甚至那故意的小罪的歹習，正是攻打的好資料呢。習慣犯某種故意的小罪，實在是冷淡的憑據，是快要陷

入大罪的記號，是和有志神修處於相反抵消的地位。如果不幸有這樣的歹習，如果靈魂上蒙聖寵的感動，覺得自己能有這樣的危險，就該懇求天主聖神開明我的神目，使我認識我的歹習；加增我的神勇，使我努力攻拔。

半故意的小罪的歹習，每每是有志神修的人的陷阱。他們一面不敢放肆冷淡，一面却沒有澈底的勇氣把私欲偏情釘在十字架上；因而對於歹我則半愛半恨，對於誘惑則半推半就，犯了許多半故意的小罪，養成了許多歹習。這些歹習中，醜陋的，粗鄙的歹習，我們還容易察覺；那體面的，精緻的，中悅我們的傲心和私愛的歹習，就難於察覺了。有些靈魂，習慣地固執私見，相反友愛，疏忽本分，尋求安適，貪圖讚美，耽心娛樂，苛刻別人，却絲毫不把這些歹習放在心上。這樣辜負天主的聖寵，縱自己的歹我，慢慢地，故意的小罪也不怕犯了，也習慣犯了；甚至犯了大罪，竟也神目昏迷，不認得靈魂的重症！這不是可怕的陷阱嗎？為此，有志神修的人，總該仗着聖寵的神光神力，查考出自己的半故意的小罪的歹習，努力攻打它，拔除它。



怎樣拔除歹習？聖依納爵有句格言說：「用釘子倒打出釘子來，用習慣倒打出習慣來。」拔除歹習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努力養成逕直相反這歹習的善習。譬如說，有妄疑別人慢待的歹習，就該努力習慣看出別人已是怎樣忍耐我的脾氣；有貪口腹之樂的歹習，就該努力習慣在每次飲食中做一個小克己。各人看着自己歹習，在神師的導引下，勇敢地做去。這樣積極反攻自己的歹習，自然神修上要有堅實的進步了。攻打愚昧與攻打歹習，是不可缺少的積極反攻；如果缺少了，神修上就根本不能有進步。再有兩種積極反攻的方式，雖不是不可缺少的，但是極有益的。這兩種就是「紀律生活」和「改易性格」。這裡略提幾句够了。

（未完）



庇護十一世傳 幼偉

第五章 模範司鐸

一八八一年，米郎即成立了第一座聖餐廳會修女院。Les Dames du Cénacle當然，它需要一位年高望重，而富有神修經驗的神父任指導。此次，米郎總主教竟把這個任務，托給一個方才學成的二十五歲的青年司鐸，亞基婁辣底。同時，他還要兼任大修院教授，即此一端，已可見總主教如何器重辣底神父了！

我們覺得先當把聖餐廳修女會，給讀者們介紹一下：該會創於一八二六年，法國的拉路凡是它的發祥地；（原名避靜修女會 Les Dames de la Retraite）

會祖叫德肋撒戈苦克。該會的目標，在使進會後的女子，遠離世煩，專務內修，一心契合天主，彷彿終身過一避靜的生活。修女們都得念大日課，特別敬禮聖體。會規是根據耶穌會規而訂成的。

這個修會在意國發展的很快，不多幾年，在米郎的義山路上，就有一座莊嚴華麗的大廈。一個修會的迅速發展，定有許多原因，但在一切原因之中，指導司鐸的功績，也是很重要，而決不可掩沒的。

一八八九年，米郎總主教祝聖了一座為女修院特建的小堂。辣底神父在這小堂內，盡其指導司鐸及本堂司鐸之責，前後共二十三年。現在，在該堂內，有一塊大理石紀念碑，上面刻着：「在此地，曾有一位才德過人的司鐸，亞基婁辣底，歷年施行聖事，傳達福音於信友們，使聆其訓者爭進於修德之道；他直變此堂為現代的建定聖體廳；而卒於一九二二年，二月六日，榮登聖伯多祿寶座，取名庇護十一世，成為普世信衆的最高司牧，不能錯誤的聖道教師。」

辣底神父的神火，又使他創辦了預備初領聖體的訓練班，先後招收男學生六百三十餘名，親自訓育，使他們都得熱心誠切地初領聖體。此外又創辦了一個

公教小學女教師聯合會；每月開會，必親臨主席。該聯合會的成績，異常優越；辣底神父竟稱之為：「我的光榮和我的快樂。」

辣底神父的神師天才，不久就出了名：許多人特來請他聽告解，和解決靈魂上的難題：因為他們深信辣底神父能解脫他們靈魂上的困難。

辣底神父的講道草稿，（一八八二年至一九一二年）尚有許多保存着：若他所講的聖母月，聖心月，復活瞻禮前的避靜道理等等。除了天主以外，誰能知道他給與聽衆的神恩的多少呢？他的講辭，不求文雅悅耳，然而誠懇動聽，把愛德的精神，輸入聽衆的心靈；因此各方爭來請他去講道理。他每年爲應各地本堂神父的邀請，總得週遊本省（龍巴爾省）一次。

辣底神父在圖書館裏，或與書本爲伍，或和來賓應酬，或在學院內討論學術問題。然而他更愛在女修院小堂內，做超性的應酬，討論靈魂上的問題；他自己說：「在此地我更覺得我是一個司鐸。」不錯，辣底神父在此地證明了他未曾辜負了一神父的尊稱。他真是一位信者靈魂的慈父，無論在講道台上，在神工架內，時時表現他怎樣眷愛上主托給他的靈魂。

做了彌撒以後，他慣常留在聖堂內念幾章聖經。如果來了一個遲到的教友，說着幾句客氣的話，請他送聖體，辣底神父就會笑容可掬地回答說：「不要客氣，這是我的本分；送聖體是我最大的幸福！」這是當時常到女修院小堂去望彌撒的教友給人家述說的。

我國有句古語：「世亂識忠臣」，辣底神父之忠

勇負責，在一八九八年五月，米郎工人大暴動中，完全暴露了出來。米郎的怠工風潮，早已在醞釀中；五月底，才發生了暴動：合城當即戒嚴，繼以劇烈的巷戰。一切公教事業，被迫停止：負責人員大多逃避，即總主教也不得不暫離本城。可是亞基婁辣底神父，守住崗位，見義勇爲，冒着本身的性命危險，營救了幾位方濟各小兄弟會會士的性命。原來一部份暴動工人，洗劫了小兄弟會修院以後，竟妙想天開，穿了他們的會衣，拿着火槍去射擊警軍。不過經不起大隊警軍的痛擊，終於不支而退。攻入了小兄弟會修院的暴動份子，就把院內留下的數位會士拿下了，在暴動份子開槍拒捕的大罪名下，把他們拉到司令部去。

辣底神父聽到這個消息，馬上冒着巷戰之險，直

奔警軍司令部，絕對保證這幾位小兄弟會士的無辜，同時亦證明暴動工人們的狡計，終於獲得了警軍方面的信服，拯救了他們的性命。由此可見辣底神父的剛勇明智，和警軍方面平日對辣底神父所有的尊敬。

辣底神父的愛德精神，可說是絕無僅有的。在困難中，求他援救扶助的人，沒有不如願相償的。下面一段事實，是他的受恩人親自寫給羅瑪觀察報的，現在節譯於下：一八九九年，是我在費倫者高等師範求學的最後一年。我所擬的畢業論文，是討論十六世紀米郎教區一位教育家大加斯戴祿司鐸的教育方案，那時已完成了論文的一半，然而覺得有幾本名貴的大加斯戴祿氏的手稿本，不得不親眼一閱，不是這樣，論文將毫無價值，而大有落第之虞。我知道這類稿本，藏於米郎大圖書館。一方面，爲了經濟的困難，我不能到米郎去；他方面，圖書館當局，決不肯把藏書寄下，尤其是如此名貴的手稿原本。離交卷期只有兩個月了，失望滿腔的我，決定作一大膽的嘗試：我把種種困難情形，以及對於論文需要的材料，寫了一封請求書，寄給益博羅削圖書館長。我對館長，既不相識，又沒有人介紹，我的這封信，只在盡人事吧。

了。本來，大圖書館長，豈有替一位素不相識的學生，找尋論文材料的道理？誰肯犧牲光陰和精神，來作這種應酬呢？我深信：十分之九要失敗的。二十天已過，依舊音信全無，在我心裏的一線之望，到那時都化爲烏有了。誰料那天下午，來了一位慈祥可愛的神父，亞基婁辣底，大圖書館的副館長。他既詳細地答覆了我的一切問題，又供給了我許多別的好材料，又在論文的結構方面，諄諄不倦，精詳地爲我做了兩點鐘的指導。他的慈祥溫和，謙恭有禮，竟使我忘了自己是個窮苦學生。辣底神父去了以後，我對論文的工作，非常興奮。後來我還好幾次寫信去請他指教，他總親手作覆，善氣迎人。在他的臂助下，我的論文，得以圓滿成功。現在我在社會上的地位，也都是辣底神父所賜予的。我寫這幾行，用以稱揚大教宗庇護第十一世之偉大愛德。到底，這不過是千百份之一，幸而施於我的。我想這樣的事實，一定還有不少；希望各受恩的人，不吝予以公佈！

以上一段事實，是最近大教宗駕崩後，方才在羅瑪觀察報上發表的。

辣底神父在孝親一道，亦不愧爲模範司鐸。他的

父親在他晉鐸後不久就死的。他的母親在丈夫死後，就到米郎來住下。不消說，她的兒子中，亞基婁是她的本雅明，而亞基婁的孝順，也顯然超過諸兄弟。每逢主日，亞基婁神父總不忘買些她愛好的東西，帶去獻給他，在他著作中，有一本是獻給母親的。『啊！母親，賢德的母親，這本你的生辰紀念日出版的書，

將使它的讀者們，雖然在很久的將來，也會知道你的名字，和你的兒子怎樣地敬愛你。』這是他的獻辭。當一九一二年，教宗庇護第十召辣底神父赴羅馬任華底圖圖書館副館長的時候，辣底神父不忍離開米郎的唯一理由，就是爲了要離別他的老年母親。後來教宗知道了這件事，特地把一張自己的照，賜給辣底神父的母親，照上並寫着幾行安慰她的話。

辣底神父的胆量，在上述的米郎大暴動中已可見一般；到底還有一件小事，亦是人家常歡喜述說的：據說，有一次，正值風浪大作的時候，辣底神父需要渡過馬塞列湖，意國北方的大湖，渡船是一艘很小的木划子，人家都勸他不要太冒險，他很幽默地微笑着說：『請放心，我坐的船是不能沉下的。』或許這就是指着聖伯多祿的漁船——聖教會——而說的麼？

聖夜

張景超

深夜，在荒蕪得幾乎無人顧問的白冷郊野，砭人肌膚的北風，好比一隻發狂的雄狐，在着野性，呼呼地只是亂吹着，吹，吹，吹，吹，吹折了山頭的禿枝，吹跑了山畔的幼麋，吹斷了山洞裏一對窮夫婦的柔腸，吹出了馬槽裏小耶穌的哭聲。

小耶穌正躺在稻草上，晶瑩的淚珠，沿着嬌紅的雙頰，不住地瀉下。兩隻冷得發腫的小手，朝着自己的母親，一起一伏的顫動着，搖擺着，似乎是在訴苦，又似乎是在指點什麼。

順着小手起處，瑪利亞向洞口望了一下，一座雄厚崔嵬的白冷城頓時遠遠地在她的眼簾裏映了出來。她想起不多時前，騎着驥子，跟着若瑟，在這座城裏怎樣的向人求宿，又怎樣的受人蔑視，奚落，峻拒。她記得，有一次，她倆因得旅邸主人的拒絕收納，剛要動身離開的時候，猛的一個極大的響聲，在她的耳畔震了起來，驚得她幾乎從驥背上跌下。接着這滿含惡意的閉門聲，她還清楚地聽到一陣難堪的辱罵一去吧！好一對不知羞的窮乞丐。』

但這種重大的凌辱，並沒有引起她些微的悲哀。使她難過的，却是他們不願意接受自己的耶穌。他是幸福的泉源，誰得到他，便得到了切，爲了人類

(續三七四頁)



孩子們底良心（續） 草譯

（十二） 升天堂的道路是廣闊的 呢，還是狹小的？

「升天堂的道路是狹小的，」耶穌曾這樣說。
但是，留心！不要過分形容其詞。

你願意你的孩子不要犯罪，把「升天的道路是狹小的」觀念，深深地印入孩子的腦中。
但是你不要將那「狹小」二個字，說得太過分，
好像是「不可能」的。

假使你不幸竟這樣教了，那你引你的孩子到迷路上去了。

「引入入於生命的道路是狹隘的」瑪爾·莫·聖母·聖，狹隘的，因為在它的左右，有着許多能阻止你跌入陷阱的障礙物。不錯，我們有時因得障礙物從中在阻撓着，覺得難受，但是我們報答天主，恰正在這一點「難受」上。天主立下誠命，並不是有意束服我們的自由。相反，他只不過要保護我們的自由吧了。他命我們做的事情，我們做了，便能得到許多極大的好處。他給我們設下的障礙物，不是害我們的東西，却是教我們得救的規律。

我們假使能將「升天堂的道路」，如此看法，再也不會想它是狹小的了。

「升天堂的道路」同「下地獄的道路」互相比較，自然「升天堂的道路」是狹小的，因為要到地獄裏去，隨便你怎樣幹都是可以的。

「升天堂的道路」，好比一條街堂，它的兩旁，固然是有別的東西阻擋着，但它的前面却是洞開着，在它的前面，滿充着光明，在它的前面，滿佈着快樂。

所以我們把「升天堂的道路」當作一座四周被鐵柵圈住的禁院是不對的。假如我們懂錯了，把它當作

動不動便有獄卒的鞭子抽上身的禁院，請問我們那裏再有勇氣來活「教友的生命」呢？

母親們，切勿使孩子的腦中，產生出這樣荒謬的觀念！

去了。

姨母的房屋是非常清潔的，連一粒灰塵也找不出

來。椅子，桌子機械式地都安置得十分整齊。

屋旁，有一座小花園，美麗的花草，四季不斷的輪流開放着。此外，還有一道精緻的甬道，上面鋪着天鵝絨般的細沙。

黛麗拿了一把小刷，一隻木桶，獨個子玩要着。

突然姨母看見了，她忙說道：

「黛麗，不能跑！當心滑倒在地板上……不要搬這隻椅子，不要動那隻櫃子……黛麗，不要走近壁爐，因為那隻最新式的時鐘要給你打碎的。」

「姑母，那麼我到花園裏去玩吧！」

「好！」

但是她到了花園裏，同樣的話又連串地聽到了：

「黛麗，不要跑在磚頭上，要着涼的……不許在薔薇花邊打彈子……黛麗，坐在這裏，不要動，不要用足蹴起沙泥來……」

黛麗跑到正織絨衫的姨母旁邊，在一隻櫈上坐了下來。她把兩手放在膝上，一動也不能動。她嘆了一口氣，滿懷着憂鬱失望地道：

「姨母，假使什麼都不能做，那麼教我做什麼纔好呢？」

假使這位姨母依舊這樣管下去，小黛麗要想「升天堂的道路」是和姨母的花園一樣的了。

(十三) 關於領聖體的一句話

「本堂神父，安德肋雖然只有七歲，我已使他初領聖體了。因為教皇命令小孩子該越早越好初領。然而我對於教皇的命令，有一點不懂。從去年聖誕瞻禮初領後，安德肋每主日總同我一起領聖體。但是他直到如今，連彌撒規程都不知道翻。有時我偶而向他一望，只見他在三多斯時，還翻在轉經那塊兒。領聖體時，他捧着手，恭敬地接受吾主耶穌，很使我感動。但是謝聖體時，却使我難受了。起初他用手遮住了面

孔，看得總算熱心；但幾分鐘後，他却只是把那本經亂翻着，不知道他在想些什麼。」

「我的表姊，一個安老院的姆姆，許多時前，曾經給他過一張彩色的記功紙。他放在我處，從沒有向我討還過。照我想來，他小克己做得一定很少。」

「請問教皇對於兒童們疏忽的一層，可會想到過？」

「女士，教皇是否說過一個七歲的孩子，就能獨自祈禱，不要人在旁幫忙了麼！教皇可會說過一個七歲的孩子，就能自己好好地望彌撒，預備領聖體，拜聖體，而不要人指導的？」

「一個小孩子，對於神業工夫，還缺乏經驗哩！假使任他一人行去，就算他手裏有着詳細註釋的經本。他仍會感到祈禱是討厭的。他不知道怎樣熱心。他自己預備領聖體預備得很是不好。他不快活，他難過，漸漸地連他對於領聖體，也感不到興趣了。」

「既然你是一個熱心的公教婦女，既然你是愛慕聖體內的耶穌的，請你在望彌撒的前夜和早晨，喚起孩子的留心，教他好好地預備望彌撒領聖體，給他一本小經，預先替他翻好了要念的張數，乘機還對他解釋幾句經中所含的意義。到了堂裏，假使他和你跪在一起，可低聲教他對耶穌講話。有時一句兩句說話，比了經上的經文，更容易增加小孩的熱心。末了，從聖體欄杆回來後，你可同了你的孩子，一齊把你的感恩和敬拜的心意獻給耶穌。」

「論到克己，安德肋並沒有放棄他所定的志願，只不過他想不着吧了！你曾經提醒過他麼？該知道：在這上面，他也同樣地需要人幫忙呢。」

「神父，你可會看見過上面所說的實際上的好处？」

「我看見過的，你聽着！一個角力的武士，為強壯自己的身體，他吃了許多滋養的東西，但他老是坐着，一點也不肯練習。請問他這樣的靜而不動，能够充分利用這些東西來發達他的肌肉麼？」

「一定不能。」

「女士，這個武士，好比是一個進教的孩子：他吃耶穌的「體」和「血」，為預備戰爭。他每次領聖體，每次增多了一分聖寵；他領得越熱心，得的聖寵也越多。但是，以他這樣的年齡，還碰不到什麼厲害的大誘惑，因此他沒有機會充分地利用他的聖寵。那

時，犧牲克己，便是預備戰爭最好的練習。他一面領聖體汲取神力，一面做小克己練習戰爭，那麼他的「願欲」的肌肉會慢慢發達起來，終於有一天，待猛烈的誘惑來時，他能有恃無恐，穩操勝利的左券了。——領聖體同了克己工夫，使得「教育工作」漸臻完善。

一方面孩子們底良心該當受着栽培，為能正確地判斷。一方面孩子們底願欲該當受着堅固，為能勇於行善避惡。

(十四) 依靠天主便能產生勇氣

在戰爭的時候，為政府最要緊的是什麼？是在維持軍隊和百姓間的信托心。一個人，一個民族，竭盡自己的心機，用盡所有的能力，要求得最後勝利，信托心是不能少的。

教友生在世上，既然是為戰爭，是為保護靈魂上的超性生命，同樣地也跳不出這條心理定律。

假使一個教友，在和魔鬼角逐的時候，已存着「失敗」的意思，那他一定要敗了。假使一個教友，在抗禦誘惑的時候，有一點疑惑想自己已跌到了，那末

他真要跌到了。所以我們教友，第一步該採的戰術，便是打倒「失望的魔鬼」。

母親們，請你們在孩子們的心中，鑄上這一句誦句：「主喚！我知道你同我在一塊兒作戰，所以我是不會失敗的。」孩子在這誦句裏，要得到天主的援助。

同時，請你們在孩子的悟司上，印着這端真理：「一個人犯罪，該當是故意的」。（請參閱教理問答教授法卷一第八課）

養成孩子這一個好習慣：就是使他們不要想自己已陷於重罪中，到底使他們常想活着聖寵生命，假如沒有顯明證據，知道清楚自己一定犯了罪的話。

他們賴着全能天主義子的名號，靠着在天大父的援助，在做教友的戰爭中，將要得到永久的勝利。

(十五) 結論

總之，完美的教育，該當是公教底教育。要完成公教教育，該當使你的孩子習慣地過着超性生命——聖寵底生活。

不過，無論誰，假使他的良心在開明悟時沒有好好地受過栽培，要想活這個聖寵底生活，雖然不是絕對不可能，到底是很難很難的事。

所以栽培良心是公教教育的主要點。

一個兒童署知了好歹，他的良心就該受到栽培。

這個職任是屬於母親的。起始她一人獨自盡這個職任；待孩子自己會向神父訴說了，雖然那份職任不只是她一人的了。但是她依舊不能把它放棄。

栽培孩子們底良心，同時包括着栽培孩子們的領聖體，和孩子們的信托心。這個信托心，能堅固孩子們的願欲，使他們在平日行爲裏，發揮出從聖體處得來的堅決不撓的精神。

「聖母啊，你是一總母親的母親，請把你的心分賜給世上的母親吧！她們受了耶穌的委任，代替你看護小孩子底靈魂，使她們多多愛慕在小孩子靈魂上洋溢着的超性美吧！教她們怎樣訓導孩子，扶助孩子，照管孩子，使得孩子永久地住在耶穌底聖心中，耶穌無盡期地住在孩子底靈魂上。」

(完)

二

(續三六九頁)

幸福，她本來滿懷着熱情，想把他送給世人的。可是無知的他們，竟然硬着心腸，加以拒絕。

看！如今燦爛的燈光，好似一層濛濛薄霧，籠罩着整個白冷城，縷縷炊烟，從有錢人家的烟囱裏，時作時斷的突破了紅光，裊裊上升着。

就在這煙光交映的城裡，瘋狂的他們，正在拼命地飲酒取樂哩。

自從羅瑪人統治茹德亞以來，宴飲到夜半的風氣，跟着也傳了進來。夜雖然深了，他們却還是在輝煌燭光之下，高舉着玉杯，交錯着金卮，互相狂歡着，沉醉在快樂的懷抱裏。他們忘記了將來，妄記了一切；他們被物質迷住了。

勁厲的北風依舊在吹着。不過緩和得多了，嗚嗚地祇如一個失去夫寵的棄婦，哽咽着幽傷的調子。

瑪利亞長嘆了一聲，回過頭來，重復端詳着自己的聖子。祇見活潑可愛的耶穌，已是睡着了。明澈璧晶的殘淚，凝在眼睫毛上，好比停在玫瑰上的露珠，搖搖欲墜。她俯下身子，在她愛子的額上，輕輕地吻了一下。待她的朱唇正要離開他的時候，黃頭般大的淚珠，從她的眼眶裏，濺了下來，直滴到小耶穌的眼瞼上，和着他的殘淚，一同流下去。

長夜漫漫，四周很是悽涼。

從遠處，傳來了幾聲「咩咩」的羊叫。



聖潔的愛情（續） 姚景星譯

—奧萊拉呂納夫人的日記—

言為心聲，從他的話中，可以看透他的志趣。他繼續說：「但是，未來的種種，我們不願意全部接受嗎？你有這樣的願望嗎？我怕我說得到做不到，和天主見戲。不？你一定不會的。那麼再好沒有，這樣我更快活，想想天主要我們多少，我們該當答應他多少。」

說完了這話，他的思想又轉變了。他說：「你說過，我們也都說過，任何東西不能阻撓我們的結合。仁慈的天主還用我們彼此離別的痛苦，來加緊我們的結合；我把我整個的靈魂寄放於你，同樣，我把你整

個靈魂帶着跑去。我倆間的愛情，換一句話說，即可稱為天主的聖寵，使我們在寧靜，密切，快樂的結合中，我到耐苦的力量。你幾時覺得肩上的十字架不能荷起時，你可請護守天神幫忙，把你投入我的懷抱，依賴熱愛你的我吧！我一方面，幾時覺得太利害的痛苦，我要拿我的頭枕在你的心上！我以後將常常這樣生活呢。想念到你的溫柔，你的恆心的祈禱，我在任何逆境，任何勞苦中，我能够勝利，我能够有力量，我能够不負我們間的愛情。你是我的力量！請你許我常常為我祈禱吧，使我氣量宏大，使我喜盡職務，使我承行主旨，不辭勞瘁，勉為勇敢有為的軍人。我的部下，你已見過，他們都已上過前線，見過炮火。這一點，他們勝過了我。我怕將來到了前線，要駭怕，要發抖，倘使一上戰場就嚇昏了，豈不

我確實知道他不久即要上前線，但為增加他的飽滿的恃主之心，我就對他說：「不要怕，我當盡力為你祈禱。」「好，」他說，「你祈禱吧！我們該當繼續合作，祇有合作的效果是豐富的。上級軍官託付我統率士兵，我要使他們做出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大家為着同一的目標，忍受一切痛苦的遭遇吧！你願意嗎？」

你每逢到不如意事，快些獻給天主！爲求天主降福我的事業，我也要同樣地做去。這樣的心心相印，是最好的；我們不能更密切地結合了。多一次犧牲，我們的結合也加密一層，幾乎二人合一了。這不是一件快樂事嗎？我覺我能全心全力地愛你，無限制地愛你，是天地間最大的幸福！」

午餐時，一個賣花婦，前來兜賣鮮花，憂心忡忡的我，雖然居於滿照着陽光的飯館中，腦幕上依舊漆黑一團：就揮之使去。不料他竟把她叫回，且揀她藍中最美麗的一束紫羅蘭，很溫和地放在我手裏。想到花，真使我感慨係之：在羅瑪時，已不知多少次，他給我帶來了玫瑰花。「觸境生情」是無疑的，梅地西宮，和它四週的橘花園，現在正活躍在我們的心裏。可是我們却沒說一句話：因爲祇要想到「羅瑪」，我們的眼眶就會水汪汪的。

晚上的工作，最是辛苦：他數次倦得倒下來，我就去扶他起來。就在這時，他勉強支持着，寫下幾處通訊處，使得我一旦得到他受傷，或爲國犧牲的消息後，能通知他們。

當他繕寫時，我坐在他的身邊，替他修理調服。

生離死別，雖在指顧間，他還和我談笑着，「你寫起文章來，有時不免要寫幾個別字，但你的縫紉手段却很可觀，一夜裏，他又能睡上好幾點鐘；他的精神就因此恢復了若干。

次日早晨，就要正式出發了。這天，照習慣，我們並肩跪着，公念早課。然後，他把指上的結婚戒指取下，囑我替他戴上；我把它吻了一吻，又送他吻過後，我替他戴上手指。我也把戒指脫下，同樣的請他替我戴上。我至今還感覺到他的手放在我手上，慢慢地把戒指套進手指上的動作。

七下，進堂望彌撒。到了領聖體時，他俯近我的首旁，告訴我這天領聖體時共同該當祈禱的意思：「爲媽！你願意嗎？」我點頭表示同意。「還有爲說話已到口頭，却又縮下去了。我想他一定要說：「使我將來能得活着回來。」「最後，爲天主所要的一切，求使我們更加親近天主。」這時，我們已經立起，向聖體欄杆而去。

出堂時，他囑我每次領聖體時，要重獻他的生命於天主聖父。他中彈成仁的那一天早晨，我倆都領遇聖體：我們的心，一對祭品，作了最後一次的結合。

我想和出征軍，乘同一列車到里昂去。他到得里昂後，我們是否再得會見，自然是個問題；所以他願意在上車前，和我作最後的訣別。火車當在早晨十下開車：我們還有相當時間，可以敘敘最後的衷曲。他的行李，全由他的部下操心。

他要求我親自替他掛上指揮刀，我當即雙膝跪下，把它掛妥。這時他的手摸撫我的頭髮，很溫和地說：「想到這指揮刀是你替我掛上的，我用起來，一定更有力量。」

他有一種好習慣，就是喜歡在我的額角上劃一字，然後吻它。這次，他又照樣劃了吻了；這次的劃吻，是出乎尋常地熱烈的，劃吻的意義，這時我們都深切瞭解。我的手不期而然的抖了，他却閉了眼睛，收斂着心神。我們相愛的情緒，我想從來沒有像這樣緊張的。我們站在這小房間內，共同陶醉於凱旋的希望中。淚水橫溢的他，緊緊地懷抱着我。他說：願意用這偉大的愛情來把整個的我包裹起來。我想到他的聲音，我就勇氣百倍。他的聲音是溫柔的，悅耳的，快心的。他還說了不少感謝我的話。我雖把手覆在他嘴上，仍不能阻止他。當時我對他說：「你在說什

麼？爲我，服侍你，就是我一生最大的幸福。」

他輕輕地把手放在我肩上，又用力地注視着我，頭微微地垂下，向我說：「倘使我不回來的話，你可以對你自己說：他全心愛了我，他不能再熱烈地愛我了！」說時臉上泛着一層自豪的，溫柔的微笑。他繼續說：「我想我能十分愛你的。」「真的你能十分愛我？」淚珠盈頰的我回答他。

分離的時候，終於到了。我倆手牽着手，向房外走出，走到門檻上，他停止了。他深深地注視我，好像要把我的像，永久刻在他的眼簾上。忽然，他聳了聳肩，我覺得他在奉獻自己的一切於天主。從此他就昂然首途了。

二小時後，我們已到了車站；走進月台時，第一百四十師的軍樂隊，正在開始奏雄壯的進行曲，送行的羣衆，看到我們的悲劇，無不肅然起敬。

大家知道：前線戰事劇烈，他們大半一去難返。據那天早上，受傷退下的達文旅長告訴我說：「師長決心要把軍隊全部犧牲，不過他願意犧牲得有價值。」

（未完）



初宴

天明

某年，聖體瞻禮底傍晚，玫瑰色的夕陽還依依地留戀着黑暗將臨的大地，林間滿佈着倦鳥的鳴聲，燥燥的炊烟縈繞着樹尖，芊芊的細草軟軟地鋪在一條彎曲的道路上，各色野花都很嫵媚地仰承着那陽光最後的溫暖。這活動底世界，在暮色中漸歸於靜止。

這時大路上來了一位七八歲的小朋友：穿着一套

藍白分明的水手服裝，雪白的臉兒上浮着兩朵紅雲；高低適度底玉鼻兩側，嵌着兩顆寶星般的明眸；額上覆着烏黑底秀髮；唇角邊掛着天真的微笑：他真像畫中的安琪兒！

「拉，拉，拉，拉，今天清晨，初上『至潔之聖宴』。不吃山珍海味，嘗得無玷羔羊，天上神糧。從

此我的心裏住着耶穌，耶穌的心裏也永留着我。拉，拉，拉！好耶穌呀！吃了你的肉，飲了你的血，成了你的人，活了你的命，什麼我都不要，我只願常常坐上你底宴席。」他一壁走着，一壁哼着這杜撰的歌曲。

他——他是誰？他是今天早上在聖心大堂裏十二位小朋友初領聖體中的最熱心的一位，也就是那最出名的壞教友何岡的兒子荃荃。

何岡以前是個礦工，現在成了個酗酒的無賴，掛名的教友，不，簡直是仇教者。可是他的妻林氏，却是一位非常賢慧的熱心主婦，她在她丈夫種裡「懸為厲禁」之下，竭力引導着荃荃走正道，預備他初領聖體。雖然爲了這，她受過她丈夫的毒打，但她終於使她的愛兒坐上了聖筵。

荃荃初領聖體的那天，雖並不像其他小朋友們的受盡父母和親友們的寵倖，但也得到他母親最慈愛的一吻，以及一頓比平常好些的中飯：因此他也很快樂。

午後，荃荃到老祖母那兒去。她的雙目，早已失明；因爲憤恨於她兒子的惡行，搬住在她女兒家裏。

她也很熱心，每天教外孫們經言要理，有時講些動聽的故事，餘則捏着念珠，儘自念經。這天荃在祖母那裏，既聽了好幾個動心的故事，又從他的姑母手裏，得到一錦匣太妃糖。

現在，他正懷着滿心的快樂，辭別了祖母姑母回到家裏來。

轉了兩個灣，已到了家門口，他剛舉起手來推門進去，忽地「砰彭……」的響聲，自門隙裏傳出，接着一陣粗魯不堪的咒罵天主聲，這使荃很迅速地縮回手來，不敢推進去了。

他呆立在門外已有二刻多鐘了，黑暗已從地下趕來，但裏面的咒罵聲，拋物聲，擊桌聲……還是鬧成一片。

「這酒鬼，又在跟他的妻子吵架了……」「他真是個壞蛋，近來聽說越弄越不成器了……」「據說他還是個天主教徒哩！聽呀！罵得多粗魯！」

兩三個過路人，如此閒話着。但誰也沒有注意到門口站着的孩子。

這些話，似一個個針，刺進到荃的小心窩裏。

他見眼前一片黑暗，雲端露出幾顆閃閃的星星，但牠們底微光不能使他感到光明來，末後，他心底的深處發出一片哀情。

「小耶穌呀！你今天第一次降到我心裏來，給了我無限的恩寵與甘飴，但是我的父親正因了你，給了我這個又苦又辣的爵杯，小耶穌，我接受你早上給與我的甜蜜，我此刻也接受我父親給與我的這個苦爵，好耶穌，看在我面上，不要見他氣！」籲籲的珠淚沿頰淌下，一陣碗碟和地磚相撞的破碎聲，打斷了他悲哀的情絲。

是黃昏了，隣近人家，都緊閉了窗戶，在裏面度着他們甜蜜的黃昏，可憐的小荃還兀立在門外，他嚇他怕，恨不能馬上攢到他母親的懷中去，他母親呢？躲在房裏，焦急着她的愛兒，黑暗中不知在何處摸索？他們母與子的中間，介着這個狂怒的酒鬼，惡魔，猛獸，以致他們，一個不敢出來，一個不敢進去，就這樣的永訣了。

夜已深了，有幾家的窗口裏的燈光已熄滅了，這時荃恐怖起來了，他無意中伸手插入袴袋，一個硬的東西觸着他的手指，這真是一個救星；原來他手

觸着的東西，正是聖堂裏側門上的一個鑰匙，這鑰匙是該堂的當家神父交給他的，爲使他每晨便利進堂來輔早彌撒。

「哦！好了！我今晚可以睡到堂裏去了。不過，媽呀！在你沒有知道我休息在這個安所之前，我知道你一定會焦急不放心的。」他躊躇地望了一望緊閉着的大門，心裏這般的想，裏面又是「砰彭」一聲，把他嚇的一跳，他就決意向那聖堂底所在，摸索去。

那是一條他摸熟的道路，所以雖在黑暗中，他還能安步徐行，不一會，終於到了那所偉大壯嚴的聖堂前了。這時堂場上也靜悄悄地，左邊一帶宿舍已是黑洞洞的，顯然夜已深了，人們都入了黑甜之鄉。

他走上了側門的階沿，「骨咯咯」一響，聖堂底門開了。他進去隨手帶上了門，可是忘了上鎖。

聖堂裏一片黑暗，只有彌撒間祭台前的那盞聖體燈，亮着跳動的微光，真似黑夜海面上的一個燈塔，荃荃望見了這燈光，就有了目標，他輕輕地舉步，走到聖體欄杆前，打邊門裏進了彌撒間。他的眼前是清

楚得多了，他底神目透入祭台正中的聖龕，看見了他的好朋友——耶穌，一股熱情流過他的心房達於全身。他就跪伏在祭台的最上層的踏級上，他叉開了雙手，兩目注着聖龕，他的櫻桃小口微微地攏動着。他在作最熱切的祈禱，——最密切最友愛的訴衷，談心。

好一會兒，他才來到聖母台前，仰着脖子，合着小手。

「聖母，我的好媽媽，我今夜來睡在你的脚下，請你保護我，賜我身靈一夜平安……」以下的聲音是誰也聽不清楚了，最後他就蟠伏在台腳邊熟睡了。

忽地一陣蹬蹬的脚步聲把荃荃從甜夢驚醒過來，他神催似地坐了起來，一手擦着眼兒屏息靜聽，脚步聲越來越近了，終於走近了聖體欄杆，在那微弱跳動的燈光下，他只見一個在幌動着的黑影。

「軋達」，欄杆門開了，一個黑影很迅速地移上了祭台。

這時荃荃全神貫注，真如貓兒伺候耗子一般，他的心跳動得非常的厲害。

「軋達」，欄杆門開了，咿呀！一聖龕的門被挖開了，一隻黑大的手，正握着聖爵伸出來。

荃荃見了這光景，他也明白是什麼一會事，他就不顧一切，立起身來，顛着腳尖，走前去，機警迅速地把那人手中底聖爵搶了過來。

那廝見正到手的聖爵，驀地裏被人搶去，他也嚇昏了，就隨手握着匕首向橫裏劈去！

「噃！聖母啊！」原來這刀子正落在荃荃的當頭頂，接着撲通一聲，荃荃倒臥在祭台下，血泊中。他那純潔的靈魂飛升到永遠底天鄉，永上了這聖愛的宴會。

那廝原爲洩怒而來踐踏聖體的，如今見闖下了人命大禍，拔脚就逃，他那裏會想到，這刀下的犧牲品就是他唯一的愛兒呢！

頻頻的鶴聲，把世界從黑暗靜止中喚醒過來，大地的一切又漸漸活動起來，那位向來做慣早彌撒的老神父，也準時進了聖堂，他移動着不穩健的步伐，走向彌撒間去，剛踏上欄杆，開亮了一支電燈，「怎的？」他奇怪着想走過去一看，這時恰巧管聖堂的傭人也進堂了，他走進彌撒間，要去整理祭台。

「啊！不好了！神父一個死人，一個人

死了，血，一把刀……」他臉兒失色，驚惶失措地回頭向神父說。

「啊！」神父顫動着他白鬚鬢髮的下頷，什麼都說不出來。

「去報告當家神父！」傭人自語着往外跑了。

不一會，當家神父來了，他走到祭台前，看見這孩子兩手緊捧着聖爵，頭枕在一灘黑色的水裏，他就明白這幕慘劇底真相，他就親自撫起這孩子來，借着燈光，他看出這孩子，就是昨天早上他手裏初領聖體的荃荃，他不禁就在那孩子血腥的臉上，染血的唇上吻了一下，就吩咐傭人們整理一切。

天已大亮了，五月底清晨，陽光是分外柔媚，蔚藍的天空裏浮着一片片彩雲，枝頭的小鳥啾啾，草葉上凝結着晶瑩的朝露，景色入畫，空氣清鮮，「鐙！鐙！」這是大追思彌撒時的苦鐘聲，遠近的教友們都覺得奇怪！

「誰家做大追思彌撒？」

「近來這裏沒有人家新喪末！」

這天來堂的人特別多，他們一進了堂門，只見裏面全堂掛着黑白彩聯，白布花球，滿堂是哀傷氣氛。

象，聖堂中央放着一個鋪子，周圍放着無數的鮮花，在鮮花中，安睡着一個七八歲的孩子，慘白底臉上永續着兩個笑渴，一排細長的睫毛蓋住了裏面兩顆活潑的眸子，額底中央，有着一條深深的創痕，這時還汙着淡淡的血水，兩手緊捧着一個聖爵，平靜地壓在胸脯上，他不是死去，簡直是熟睡了。

「唷！這是誰家的心肝兒呀！真可惜！」每個婦人底心裏都想如是的發問，但誰都被悲咽塞住了口。

「怎麼他捧着聖爵呢？」有些人這末的納罕着。

一個眼皮哭得紅腫着的婦人，擠過了一些人，她走到孩子身邊，俯下身去，在孩子蒼白的唇上，深深地接了一吻，然後跪伏在孩子的左側，她注視着她的愛兒，這視線含着無限的沉痛，無限的安慰。沉痛的：母與子的永別，安慰的：孩子的安死，致命的死，爲主聖體而死！

「哦！原來就是何岡的兒子！」認識林氏的人都知道了這死孩子，但怎麼樣死的，還是一個謎。

彌撒中，神父把死者介紹給全堂教友，每個人都在涕泗交流着，因爲太感動了。

這時一個垂頭喪氣的莽漢，也正伏在孩子底腳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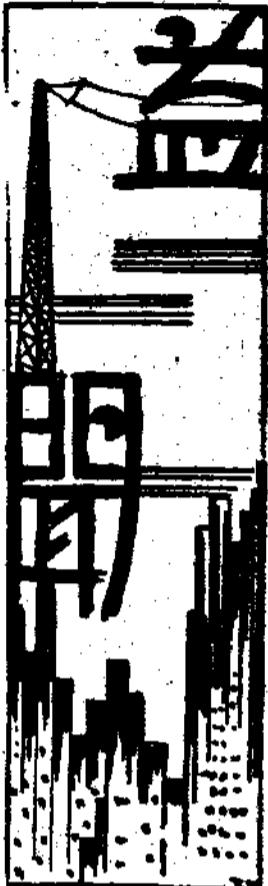
流着淚，但他不敢抬起頭來一看這孩子。有些人說：「也許刺殺這孩子的，就是他吧！」有些人說：「這壞蛋！給他些顏色看看。」他默默地領受着這些閒人的不平語，真是，他們說得不錯，他真受之無愧呢！

最後由二十對執着聖燭，穿着白衣的天使，墓墓的小同學們送她至聖地上安葬，小小的石墓上豎着一個十字，上面刻着：爲聖體致命者若望何基之墓。

這好像一幕戲劇，過後，在人們的腦膜上很少留着印象的，不過這位何岡先生從此竟痛改了前非。

在第二年的耶穌聖體瞻禮，早上，聖心大堂裏的聖筵席上，多着一位端莊熱心的中年男子在領受這一無玷之綿羔，」在舉行他復活後的初宴。





教宗痛斥誣謗
文字之罪惡

當今教宗於最近某私人觀見時，
曾對文字的惡劣宣傳之罪惡發表
評論，教宗首先判斷一切不道德

書籍之罪惡，此外，又痛斥一切誣謗及散佈仇恨之文字。云「此項文字，倘係在兄弟間散佈讒言，及破壞雙方友誼者，則尤爲可惡。蓋以誣謗文字之危險性，實爲無異於坦克及炸彈也。」

前任宗座駐華代表，現任傳信部

秘書長剛恒毅總主教，曾於本年八月間進謁教宗，呈獻其大著「傳教區域的公教藝術」一書，以供御覽。該書乃剛總主教多年努力公教藝術之結晶，目的在輔導傳教士，以正確之方式，盡量採取傳教區本地藝術，以作光榮天主之工具云。

羅瑪觀察報於八月十四日曾出版耶穌會成立四百週紀念號，發表論文，對該會四百年來之發展，耶穌會傳教士四百年來之耶

卷前

倍極嘉獎。該會會士在本年之統計，共得二六·三〇九人，內三·七八五人爲服務於傳教區域者。又該會會士之死於致命者在千人以上，其他在赴傳教區域之途中逝世者，爲數亦不少：例如自一五八一至一七二二年間，僅就前來中國之傳教士計之，其死於途中者達一二七人之多云。在該會會士主持之傳教區中，居民總數以二萬萬計，信友三百萬，主持修院四十座，修生三千餘名。學校一二·〇八四座，其中大學十五座，學生三三·九〇三名，育嬰堂一五五座，醫院七〇座，施診所三四九處，印刷所二五處，出版雜誌一五種。傳教成績，亦殊足驚人，據一九三八年一年之中統計，在該會主持之教區中，領洗入教者竟達三四·八七八名云。

四二三

節錄觀光社

法國公教人士於去年一年間，雖

教廷盛讚法人
之專教熱心

法國公教人士於去年一年間，雖在極困難之中，但對於傳信會之

之傳

捐款竟達一千零五十萬利拉，對

聖伯多祿資助會

亦達三百萬，因此教廷在無線電

廣播中，盛讚其

慷慨云·

20

上海震旦女子文理學院原爲專收

震旦女子文理
學院

中外貴族女子之高等學校，創於

學院現狀一覽

一九二六年，由聖心會修女主持

之，於一九三七

辟農田大學後，始易今名。該校

卷之三

卷之三

並有附屬中小學及英法文專校，可免學生改校投考之煩。聞本年度大學部學生有一七五名，中學部四四〇名，小學部六〇〇名，英法專校學生二〇〇名。又該校女生自辦之貧兒夜校，學生亦有一百名云。

(節錄寵光社)

武昌艾主教之令弟伯納多司鐸近
一主教
公教之光一門
昇任新墨西哥州加祿伯區主教，
一門二主教，詢屬罕見。按加祿
伯教區面積約九萬方里，信友三萬名，大半為美洲印
第安人。全區有司鐸四十八，內三十二位為方濟各會
士。又該區教務為方濟各會傳教士所開創，迄今已四
百年云。

(節錄寵光社)

天津工商學院學生遞年增加，尤
以近四年來為甚。一九三七年，
工商學院學生增多。

託 求

凡有託求須載明省縣及本人姓名
閱者亦請本着愛人之德懇切代求

年即增至二九〇名，一九三九年增至三七三名，本年
度則有學生四三五名。又該院中學部本年度學生亦有
增加，得七三〇名，統計全校學生共得一千一百六十
五名云。

(節錄寵光社)

西康定教區於八月二日，由該
區主教親自主持方濟各瑪利亞會
修女之穿會衣禮，教外人士前來
觀禮者為數甚多。該區鹽井居民，大半信奉刺麻教，
近由鄰近該地之懋功會教友竭力勸化，去年領洗入教
者已達數百名云。

(節錄寵光社)
八月二十三日，為轟動全世的加
拿大戴恩學生五姊妹初領聖體的
慶日，當今教宗亦親拍賀電，遙
為祝福。按戴恩學生五姊妹，現已滿七週歲，體格均
極強壯。五姊妹日常生活極有秩序，有時在草地上玩
耍，有時在屋內學習道理，彼此非常快樂。每到旅行
季節，參觀五姊妹的遊人，真是絡繹不絕。聞捐贈的
收入，總額已達美金一百萬元云。(兗州公教報)

山東◎婢以讀書過勞，致患體弱，藥石無效，敬懇閱
報諸君代乞徐文定公轉禱，賜早日痊愈，得繼續攻
讀為幸。
卽墨縣太祉莊江秀蘭龍托
河南◎僕患氣悶痰壅，入載於茲，時發時止，苦不堪
言，敬懇諸位修士修女祈禱會友及閱報諸君，代求聖
女小德肋撒及徐文定公，恩賜早沾勿藥。

道口鎮丁蔭普謹托

一千九百四一年

建立公教書報供應社

戈 公

—爲推廣公教文化事業的一個倡議—

我們爲要引導靈魂到公教的門口，指導願意進教與明瞭公教生活的人，除祈禱之外，利用刊物來作一個傳播福音的號筒與導線，却也是一件必要的事體，但須如蔡總主教說：「盼望公教叢書，一天比一天的發達滋長起來」，才能收到宏大的效果。

當聖教初興時代，宗徒們不是也用了這種方式宣傳福音嗎？請看他們在艱困的繩縛之中，不是常用書信去鼓勵勸勉他們的教友嗎？爲堅固他們的信德，灌輸超性觀念。

剛總主教會說：「聖保祿宗徒如果生在現代，一定要做一個報館的大主筆。」這句詞簡意深的話，確是真切的描寫出在二十世紀以前宗徒們已經認識了刊物傳教的效驗的一個明證。

近年來國內公教出版事業的倡興，公教書館發行的書籍雜誌，如雨後春筍的森然疊出，我人除表示欣慰及對公教前途樂觀外，不禁感到對公教書報的扶持與推廣，太沒有負責任了，如像有多少報章雜誌，往往因發行力量不够，不但未能盡使願意進教及明瞭公教生活的人寓目，就是教友們也未能得睹，故有不少讚頌天主的美妙的佳作被人遺棄，爲着彌補這種虧缺，期使各地教友能完盡宗徒事業的偉大任務，爲公教出版事業服務起見，特向全國公教信友，及公進會員，作此蟬鳴的號召，希望大家本着傳教合作的精神，聯合起來，組織一個全國性的公教書報供應社，代理發行各地報章雜誌，努力推廣公教文化事業，期使公教文化一天比一天發達滋長起來！

(聖母聖衣會贊禮於本篤院)

總意：教皇的諸凡意願

附意：傳教事業的發展

Int. gen.: *Intentiones generales et
particulares summi Pontificis*

Int. mis.: *Ut ubique terrarum floreat
actio missionaria.*

一月祈禱總附意

之照光永以而◎錄亡近○安永之賜主望

| | | | | | |
|--------|-----|-----|--------|-----|-----|
| 上海伯多祿堂 | 張志丹 | 瑪弟亞 | 松江泗涇 | 王則修 | 瑪利亞 |
| 東王會 | 張永生 | 若瑟 | 孫家庫 | 潘潘氏 | 瑪爾谷 |
| 青浦張樸橋 | 張衛全 | 瑪利亞 | 常熟馬樓會 | 戴啓保 | 瑪利亞 |
| 海門斐理伯堂 | 施廣熙 | 沙勿略 | 海門斐理伯堂 | 伯多祿 | 方濟各 |
| 江陰塘頭橋 | 郭連池 | 姚思珍 | 廣東五華縣 | 湯宋氏 | 瑪利亞 |
| 河北吳橋 | 伯多祿 | 依搦斯 | 湖南永綏 | 何雲臣 | 瑪利亞 |
| 無錫高長岸 | 張翁氏 | 亞納 | 廣東五華縣 | 楊金弟 | 若瑟 |
| 依納爵會 | 殷仁德 | 翰 | 楊殷氏 | 納 | 斐洛 |
| 若瑟會 | 沈根泉 | 若瑟 | 沈巧生 | 若望 | 未 |
| 潘福全 | 方濟各 | 若望 | 蔡劉氏 | 亞加大 | 亞 |
| 周秀英 | 薛民賢 | 西滿 | 馮念雲 | 若瑟 | 納 |
| 沈尹氏 | 亞加大 | 西滿 | 沈尹氏 | 西滿 | 納 |
| 啓東至潔堂 | | | | | |

聖保祿聖物工廠廣告

我天主教傳入中國於茲千數百年矣，凡教友需要聖物，及司鐸應用祭服祭品，並聖堂供陳之聖像蠟台等，概由歐西泊來，以資應用，現因戰事關係，運輸遂告停止，我中國公教中人，若不設法急求補救，則各教區舊存聖物，一旦告罄，新者無從購索，聖教前途事業，必受絕大影響，敝工廠同志有見於此，遂依衆神長之囑託，輔湊資金，聘請高等技師，精作五金珠璣，及湘繡，各種祭品聖物，凡主教，神父，教友需要之各種精美念珠，珠璣徽章，聖牌等物，無不應有盡有，聖爵，聖盒，聖體發光等，純金純銀，俱係貨真價廉，如欲訂購新奇樣式，惠寄模樣，即可照作郵送，不誤主顧，用舊之物，亦可代工修補，故舊聖爵聖盒，亦可彩繪金飾，重鍛煥新，敝廠所有出品製造，均已印刷樣本，函索即寄。

聖保祿聖物工廠經理人

李志恒謹啓

廠址坐落北平西什庫後庫甲一號

第五十四卷 第十二期
聖心報

民國二十九年十一月十五日 出版

上海區主教惠准

編輯兼發行

上海徐家匯
聖心報館

印刷兼代發

上海徐家匯
土山灣印書館

全年十二冊

每月一冊

零售

一角

预定全年

十二冊

國內郵費在內

元

國外另加郵費一元二角

香港澳門郵費四角八分